

尚書類聚初集

(八)

新文豐出版公司 印行

尚書類聚初集

(八)

新文豐出版公司印行

古文尚書析疑 一卷……………清洪良品 撰……………001

前附劉嶽雲序及自序

古文尚書商是 一卷……………清洪良品 撰……………013

前附序、後附古文尚書四種刊誤

尚書決疑 二卷……………清邵瑞彭 撰……………037

原渚渾之歲刊于大梁本

補注尚書大傳 七卷……………民王闓運 著……………099

前附自叙及鄭玄叙

尚書大傳疏證 七卷……………清皮錫瑞 著……………153

前附夏敬莊序及自序、後附刊誤

原光緒丙申師伏堂刊本

論書序大傳 卽鄭東父遺書卷三……………民鄭 杲 撰……………255

尚書中侯疏證 一卷……………清皮錫瑞 撰……………273

中華民國七十三年十月初版

尚書類聚初集

精裝八冊基價一六〇・〇元正

版權



所有

編著者 杜松

發行人 高釗

發行所及 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臺北市雙園街九十六號
電話：三〇六〇七五
門市部：臺北市羅斯福路一段二十八號八樓
電話：三四一五二九
台北郵政三六四信箱
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四〇六四九號
郵政劃撥：第一〇〇四四二一六號

提要

清洪良品撰，是繼古文尙書辨惑、商是等書之後而作也。蓋懲於友人辨論有疑，以爲「所疑者非必尙書之有可疑，乃群儒之所以疑之也。」於是作爲是書，自篇目、目錄及內容，就其大者，爬梳辨論，不爲無理，可資考證。

尚書類聚初集

(八)

新文豐出版公司印行

古文尚書析疑 一卷……………清洪良品 撰……………001

前附劉嶽雲序及自序

古文尚書商是 一卷……………清洪良品 撰……………013

前附序、後附古文尚書四種刊誤

尚書決疑 二卷……………清邵瑞彭 撰……………037

原渚渾之歲刊于大梁本

補注尚書大傳 七卷……………民王闓運 著……………099

前附自叙及鄭玄叙

尚書大傳疏證 七卷……………清皮錫瑞 著……………153

前附夏敬莊序及自序、後附刊誤

原光緒丙申師伏堂刊本

論書序大傳 卽鄭東父遺書卷三……………民鄭 杲 撰……………255

尚書中侯疏證 一卷……………清皮錫瑞 撰……………273

前附自序

原光緒己亥刊本

尚書質疑 三卷……………清顧棟高 著……………299

前附序及蔣廷瓚序、目錄

原道光丙戌年鵠眉壽堂藏板本

尚書論略 六篇……………民陳柱 撰……………363

尚書通論 四篇……………民陳夢家 撰……………383

尚書引論 四篇……………民張西堂 著……………509

書經大統凡例 一卷……………民廖平口授……………629

前含尚書今文新義

鄭習五彙編

原民國七年四川成都存古書局刊

序

疑古文尙書之僞始於吳棫朱子而明梅賾 國朝閻若璩攻之尤力然梅賾之書陳第極舐其譌張爲幻閻若璩之書毛奇齡作冤詞相難則詘古文者本未能厭服人心也嶽雲嘗謂今日攷據家幾如猾吏斷獄於此於彼皆有一說之可通惟能捍衛經傳默守師法者爲近乎大醇而無小疵右臣給諫著述宏博而於古文尙書護持甚力論說十餘萬言足以羽翼聖經繼躅陳毛矣此卷與某孝廉書尤爲全書綱領借讀數閱月錄副而後歸之大可見鄙人欽佩之深也光緒戊子夏五月寶應劉嶽雲謹識

古文尙書析疑

序

首

自序

世之疑古文尙書者眾矣疑而闕之可也疑而攻之不可也某君研經士也一日與余縱談至古文尙書而疑余謂某君所疑者非必尙書之有可疑乃羣儒之以疑疑之也余旣闢羣儒之誣矣忍聽君之疑益滋疑也哉淵明詩云疑義相與析吾亦析夫疑非所疑者耳爰論次其語不惟以告某君且以質夫天下後世之疑於古文尙書者光緒十年歲次甲申閏五月二十一日洪良品自題於京師宣南坊之奇石軒

古文尙書析疑卷一

黃岡洪良品右臣著

漢書藝文志云尙書古文經四十六卷劉向別錄云五十八篇其言志無之疑孔疏不足據案鄭康成亦云亡其一篇故五十七是康成知有五十八篇必據別錄爲言非孔穎達之所能杜撰也至劉向別錄知師古注禮經王史氏二十篇雅琴龍氏九十九篇皆引之此不引者以其亡一篇故引鄭序贊爲證也

孔安國序云并爲五十九篇爲四十六卷是漢人所言篇數卷數皆相同也而藝文志注爲五十七篇顏師古引鄭元敘贊謂後亡其一篇故五十七夫曰後亡故五十七則未亡時猶五十八也要之安國所言除序五十八篇之總數與劉向別錄同所言四十六卷之總數亦與班固同其微不同者已亡之一篇耳然而篇之分併自漢至唐卽有參差謂校以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者班固也謂舊有四十五卷爲十八篇者桓譚也新見桓譚謂增多伏生二十五篇者孔安國也皆以意分篇第初無一定之義例耳今某君謂多於今文之外者是十六篇卽眞古文不

古文尙書析疑 卷一

然則僞以書出於漢唯漢人爲可證驗耳夫桓譚新論亦漢人書也何以又云十八篇此十八篇之書卽十六篇之書也不得言僞總之十六篇十八篇二十五篇特分析各有不同其篇名固不大相懸絕也毛西之數見古文尙書考索詞且不獨古文也卽今文亦然伏生只二十八篇俄而增以泰誓則二十九篇矣俄而移泰誓於二十九篇之外則三十篇矣俄而鄭康成析之爲三十四篇矣俄而孔穎達分出數篇計之爲三十三篇矣雖專信今文者力爲申言其故其如終非一定不易之數何何獨於古文而刻以繩之

漢世古文有數本有詔高才生所受之古文有杜林漆書之古文三家古文大致同今文字異者七百有餘鄭康成從張恭祖受之孔穎達疏所謂三十三篇鄭與三家同以爲古文而鄭承其後者是也漆書之古文杜林於西州得之以傳徐巡衛宏統言一卷不著篇數賈逵見而作訓馬融作傳康成受之馬融作注孔穎達疏謂注皆同賈逵馬融之學

題曰古文尙書者是也康成初見三家本及得杜林漆書則又疑三家之失而以此爲眞孔壁本故其書贊云我先師棘下生安國亦好此學衛賈馬二三君子之業則雅才好博既宣之矣歐陽氏失其本義今疾此蔽冒猶復疑惑未悛是誤以漆書本爲孔壁本而不知孔壁本之又有在也孔穎達不知鄭所注爲杜林漆書本與賈逵所受於父者無異而於古文傳授之際剖析不明將膠東唐生劉歆賈逵馬融各判師承之學混作一家自相矛盾以滋後人疑竇是其一失至鄭注仍用二十九篇者蓋以今文時方立學故依令甲注之其餘逸篇賈馬亦不注之故無師說也宋洪容齋曰漢人以不立學者爲逸書此逸之所由名也閻氏若惠氏棟不知鄭註爲杜林漆書而以孔疏二十四篇僞書爲鄭注孔壁本以攻梅氏古文之僞毛氏奇能知鄭所注二十四篇爲杜林漆書又誤以僞書二十四篇亦爲漆書之數俞氏正又譏毛氏以鄭之四十六卷當漆書一卷而不知此一卷猶言一部二十四篇僞注固

古文尙書析疑 卷一

非漆書三十四篇之注亦非孔安國書今某君之言曰鄭氏逸書之數誰云與安國不同但與梅氏多二十五篇者不同是又不知鄭實不見孔壁古文所據者爲杜林漆書本實非塗師賈本耳或問子以鄭氏尙書爲杜林漆書本安知漆書本不卽孔壁書乎曰君不讀後漢書儒林傳序乎序云黨人既誅其高名善士多坐流廢後遂至忿爭更相言告亦有私行金貨定蘭臺漆書金字以合其私文觀此當時必已識漆書之僞廢而不行故欲借漆書以合私文必待行金貨以定之則漆書之異於孔壁本當時人已知之矣故隋書經籍志卽明注之曰非孔舊本唐陸德明亦申言之曰今馬鄭所注竝伏生所誦非古文也在當時馬鄭不見孔壁古文故誤以杜林漆書本當之乃本朝習鄭學者遂欲竊冒其名以之崇奉其師而奏立於學不知前儒已區判如此鑿鑿而不容稍混也善乎齊氏召南之言曰賈馬鄭所解之古文則就伏生所傳之二十八篇其字句稍異於歐陽三家故亦稱古文

尙書耳然馬鄭皆未見古文全經亦並未見孔傳是以注解不同穎達疏詳核矣余請一言以斷之曰鄭所注古文經文亦在梅氏本中特字句間有同異其爲孔學與否姑不深辨但鄭之古文以三十四篇爲備孔之古文以五十八篇爲備鄭不過執其半而惟梅氏本乃得其全耳今乃反以其半而毀其全可乎

某君引史記儒林傳嘗載有孔氏古文尙書漢書儒林傳謂司馬遷亦從孔安國問故遷書惟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書多古文說餘皆今文疑夏商周之事何以不采入本紀中不知遷僅從安國問其說耳未嘗從安國受古文也古文之全未見也是時書皆竹簡其數繁重安國既悉上送官唯私寫一本藏之於家以授弟子故傳云安國爲諫大夫授都尉朝而僅稱司馬遷亦從安國問其從安國問者或司馬遷於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有疑因於安國所藏之古文質之故此數篇多古文說他則不能備錄亦不暇及蓋是時古文未立學官爲私家藏

古文尙書析疑

卷一

三

本司馬遷又非其受學弟子安得而有之而悉載之觀於儒林傳紀安國古文曰逸書得十餘篇不云十六篇而云十餘篇者蓋猶未得其滋多之實數也於篇數尙未能詳而謂能采其文以入本紀乎

某君謂古文爲王肅僞造雖無確據卻有數處可疑肅僞撰家語以難鄭氏未必不擬古文以難鄭氏一也釋文謂王肅注詩述毛而非鄭其注尙書未必不欲非鄭二也釋文於今文二十九篇多述馬鄭之字義與孔傳同是王注與孔傳如出一手三也又晉書之鄭冲等恰與肅時代相接四也品案此言猶蔽於王西莊邪說人皆誣梅氏惟西莊素祖鄭學見王肅注有古文說又有難鄭論遂誣其造家語注因有王肅復誣其撰尙書某君信而附和之家語余不暇辨但就尙書而論取陳壽魏志考之志云肅善賈馬之學而不好鄭氏采會同異爲尙書詩論語三禮左傳解及撰定父朗所作易皆列於學官其所論駁朝廷典制郊祀宗廟喪紀輕重凡百餘篇是其所論駁之者鄭之三禮也於尙書未之

及也魏志紀載界畫昭然陸德明謂王肅作聖證論以難鄭而牽入注尙書魏志實無此文無論此事之有無要於梅氏之古文無涉也毛西河猶謂王肅不見古文而孔穎達謂王肅注始似竊見孔傳則前儒謂王肅爲見古文實有可信至肅與鄭冲同生漢末後漢古文始行二人或同見其書亦事之常然前史未載鄭冲古文受自王肅之事何能臆造其說况黃初時王肅已仕於朝青龍中漢獻帝薨王肅上書論諡魏甘露元年王肅已卒去晉永嘉之亂尙五十餘年此時古文固儼然在也會其同異采而用之非無可據何待另造一古文以難鄭哉况孫叔然爲康成弟子與王肅同時魏志云因肅駁其師說亦作駁而釋之使肅當日果僞造家語僞造尙書僞造孔傳叔然豈有不明證其僞而直聲其罪者而乃僅駁而釋之也哉而乃待千百年以後之人繩其僞造也哉至於王肅注才一卷今已不傳惟舜典所引數條與孔傳同此皆在永嘉未亂鄭冲梅賾未出以前而其說已與孔傳合誠非不見古文

古文尙書析疑

卷一

四

者足下以此證古文之僞僕轉幸以此得古文之真也

某君曰蔡氏駁五子之歌書序云經文已明此但贅疣耳今梅氏古文仲之命周官畢命諸篇皆有序且視書序爲更詳似就序文而引仲之者君陳無序似書序與畢命同也其無序者止微子之命一篇而已夫書序已序作者之旨而作古文者又序序之所序亦何怪書序之成贅疣哉品按作序之體本文已明則撮其要本文未明則析其旨五子之歌經文雖明書序約之僅數言耳至於作書之意必敘來歷此自然之勢序以申之互有詳略不相妨也某君以古文諸篇皆就書序引仲而成似乎後世帖括家先有題目後有文章者何所見而云然歟據此則今文亦可議矣今文如召誥洛誥金縢禹貢高宗彤日西伯戡黎牧誓顧命諸篇其篇首曷嘗不類序序曷嘗不與書相應而可謂其序序之所序邪史遷言孔子序書則序爲孔子所作故遷采入本紀中衛宏馬

融鄉康成亦主遷說至朱子始疑序以爲魏晉人僞作此本朱子之偶誤蔡氏學本朱子遂據師說以駁之然所駁者猶其序耳今某君乃更據序以攻經則歧之中又有歧矣

孔穎達疏云孔君所傳值巫蠱不行以終某君駁之云漢志言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立於學官並無作傳之說則漢人於梅氏孔傳夫且不知豈僅未見品竊以爲漢人非不知其作傳也班固漢書儒林傳云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夫古文何以有說必安國於古文先有訓詁明矣使司馬遷不知其有傳何由向之問而用其說哉然班氏不入藝文志者蓋藝文志所載皆官書目孔安國未及上傳其書不入官府故班氏不載觀於孔安國論語傳魏何晏采入集解而藝文志亦無之可類推也今世阮元亦刊有四庫未收書目豈得謂其爲僞書也哉

自來讀今文者見伏生合二典爲一篇以爲舜典已亡必別有書品者

古文尙書析疑

卷一

五

古文尙書辨惑證其具在茲因某君有疑而再申之案書而曰典與者朝章也其體與本紀不同本紀之體凡徵時軼事家庭瑣蹟或閒載之至典體肅重唯紀其大者如修德行政命官諸大端皆所必登餘則從略試讀堯典首節敘其德次敘教化再及政令末四節詳其用人至舉舜而已終矣某君謂舜往于田三句祇載見瞽瞍三句似舜典中語不知此乃徵時軼事禹謨於益口中隨文帶出以作陪襯若作典之正文則不合堯典未嘗載代摯以前事也欲常常四句此家庭瑣蹟亦與典不合故朱子但注爲古書之詞未嘗波及舜典也帝使其子四句舜尚見帝四句其事與觀型釐降同不容複出且詞氣亦不類孟子亦未嘗指爲書詞也今某君之言曰以上六條皆似舜典中語梅氏古文於前三條則竄入禹謨中後三條因原文無書曰二字遂漏而不引總因彼已分堯典爲舜典故凡係舜事皆無處安置耳此則近深文周内矣試思萬章引舜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無書曰字禹謨何以有之萬章又

引舜流共工于幽都數語亦無書曰字今文何以有之邪

又案西河毛氏言萬章引父母使舜完廩一段爲古舜典文故作舜典補亡列於其下微理初亦主之余獨不謂然其詞雖古與類書或是尙書他篇斷非典中所宜有以其事近家庭瑣屑有異朝章體製也杜佑通典 皇朝通典曾纂入此種軼事否卽此可悟古書之法况二嫂使治朕棲此何等語而謂史臣乃載入朝典中邪考經者辨古字析古義審古音亦當識古書文體 本朝考據諸家獨少此耳

某君曰夏書曰辰不集于房譬奏鼓畜夫馳庶人走今見允征篇考之書序固當不謬但左傳下文又曰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謂之孟夏今乃指爲季秋月朔豈魯太史獨未讀此句而妄指爲孟夏乎抑季平子何不引之以折太史將無亦未讀梅氏古文乎品案毛西河謂此爲夏周異禮而太史解說之詞其言甚辨所以解季秋孟夏日食用幣之故由夏商之禮不同也余以爲諸家所疑毛氏所辨特詳禮制於引書

古文尙書析疑

卷一

六

法猶未參出太史何嘗不知夏四月與季秋月不同乃共引書則截出季秋二字但注夏書曰辰不集于房譬奏鼓畜夫馳庶人走而不復詳時月只取月朔二字以申明日食須用幣之意語不求備所謂斷章取義也某君謂詩有斷章取義者未聞用之於書不知詩書一也左傳中此類不止一處如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引之以證祁奚之舉善地平天成引之以釋子臧之不衷其詞與其事絕不相應此卽其例耳大約古人著書臨文尙不知有後世考據家法故徵引所及字句時有竄易篇目時有離合事蹟時有假借凡期以達吾意而已而本 朝經學諸家以其考據之法按圖索驥愈密而愈失之自以爲既精且確實則不精不確至於證佐既窮而又有懷莫釋又不肯守古人闕疑之義則逞其私臆而一概抹之曰僞嗚呼冤哉

某君但以引書不合證古文之僞乃更有以推算不合證古文之僞者閭百詩古文尙書疏證以授時時憲二歷推算仲康卽位歲在壬戌乃

五月丁亥日食非季秋月朔也食在東方亦非房宿十三年惟四年九月壬辰朔日有食之卻與經文肇位四海不合且食在氏末亦非房宿此閻氏之言也而大衍新歷云仲康五年癸巳歲九月庚戌朔日蝕在房二度見唐書歷志王伯厚困學紀聞引之又引皇極經世謂仲康元年壬戌征義和五年丙寅與歷不同惟餘姚翁元垢釋之曰通鑑前編虞廟以季秋日食爲仲康元年而唐傳仁均等新歷以爲仲康五年癸巳之歲九月庚戌朔日食在房二度夫以歷術求之則魯歷殷歷周歷已自不同憑此以求豈無抵忤故以歷較之經世紀年夏殷之年盈縮者二十有八焉蓋歷家有歲差之說久近各殊新歷以五十年而差一度虞廟以百八十有六年而差一度盈縮之原其大致蓋由於此今從新歷則仲康五年歲非癸巳從虞廟則合於經世之年且以經言之則五年之說於經不同而元年之說於肇位之義爲合據此則閻氏之言洵不足爲據矣獨是三代之以前甲子本無可考故天文晷度劉歆以三

古文尙書析疑

卷一

七

統歷推之猶未盡合今閻氏乃從數千年後藉口授時時憲二歷而以定古文之僞不亦惑乎

某君曰論語所引予小子履敢用元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一章語意本是一串今之湯詒乃分作二處豈孔子固欲輯書語以成文乎品案毛西河引仲氏曰論語堯曰篇非引經體故其所引者皆係孔書而安國作論語註並不註一篇名於其下如咨爾舜章不注大禹謨予小子履章不注湯告雖有周親章不注泰誓所重民食章不注武成何則非引經也余謂雖非引經不可謂非經中語所謂鈔變其詞以爲文者此例古書多有之如漢書律歷志引易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說文芋部引孔子曰道不行欲之九夷乘桴浮於海皆語非一處雜綴成章迨至酈道元注水經則用其例而愈變愈巧如釋羽山引尙書曰堯昔曰四岳得舜進十六族殛鯀於羽山是爲檣杪與驩兜三苗共工同其罪故謂之

四凶鯀既死其神化爲黃龍入於羽淵是爲夏郊三代紀之引尙書而不用其文復竄入左傳語而猶注爲尙書足下將據此以定尙書之眞僞能乎不能乎近代孫觀察星衍徧搜百家傳記中所引逸文彙成一卷刻之謂之逸書而不悟其中有鈔變之詞乃盡信爲孔壁之遺是猶疑金爲銅而反執碎鐵之爲金也是由不辨古書文體之所致某君曰孟子云王曰無畏甯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今書乃云昂哉夫子罔或無畏甯執非敵百姓凜凜若崩厥角一屬告百姓一屬告將士非獨語意不同句讀亦異品案此亦非引書體始如史記本紀用今文尙書例而竄易其辭者也韓非子有度篇先王之法曰臣無或作威無或作利從王之指無或作惡從王之路此亦述洪範而竄易其辭者與此正同

某君曰孟子云有攸不爲臣東征綏厥士女篚厥元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原係序事之詞今書乃曰肆予東征綏厥士女則已

古文尙書析疑

卷一

八

入武王口氣矣下又云昭我周王豈武王口中乃自曰我周王乎雖多士多方營有是稱然亦周公代武王之詞非成王自稱也品案此章口氣曰周王曰我大邑周係對士女而言然皆史臣之詞非武王執簡爲之也孟子不已云乎吾於武成取二三策摘其血流漂杵一言爲已甚蓋緣過涉鋪張不覺語有病累故孟子疑其血流杵之言惠氏疑其壹戎衣之言孫氏疑其大邑周之言今某君又疑其我周王之言要皆史臣措詞之所致幸孟子已先道破故決定爲原書

某君曰湯始征自葛載一節孟子中再見按書序云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據序所言則此節與上文葛伯仇餉句俱係湯征篇無疑今乃在仲虺之語篇中而又刪去歸市者數語將母因此是敘事之詞彼既入仲虺口氣勢不便全行闕入邪又此節後來其無罰與前章後來其蘇當仍係一語特孟子引之字句小有異同耳今乃分見於虺語太甲二篇則此節多天下信之句此節又易一征爲始征葛始

爲葛載望雲霓爲望雨不止爲弗止耕者爲芸者將母皆非一篇中語邪品案書序有湯征其篇已亡今不可考但就書體覈之孟子所引斷非湯征所應有如湯始征自葛載時方征葛不暇計及後之有征而以此爲始也征葛自有一番聲罪致討情事不必敘入西夷北狄以自裝門面也是故史記本紀之詞則曰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伐之湯曰予有言人視水見形視民見治不讀作伊尹曰明哉言能聽道乃進君國子民爲善者皆在王官勉哉勉哉湯曰汝不能敬命予大罰殛之無有攸救其爲湯征原文雖不可知而在當日警告大意當是如此故白樂天補湯征篇數葛之罪其略曰湯若曰惟葛伯虐於民慢於神惟社稷宗廟罔克尊奉暨山川鬼神亦靡禮祀予畀厥牛羊乃既於盜食子佑厥稼穡乃困於仇餉吁廢於祀神震怒肆於虐民離心頃繩契以降暨於百代神怒民判而不賴濟者匪我攸聞小子履以涼德欽奉天威肇征有葛咨爾有眾克濟厥功中多襲經句成文較孟子合兩篇之詞

古文尙書析疑

卷一

九

爲一者尤甚此文若在魏晉以前尙書又增一冤矣然則仲虺之誥太甲之篇曷爲而有此曰仲虺之誥乃成功後追述前事之詞耳太甲篇又追述前王遺事而隱括之其文法又變之如不言西夷北狄而括是述事體非紀事體至於一語分見兩處今文尙書亦有之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見于堯典而益稷篇復載之變曰擊石百獸率舞亦見舜典而益稷篇又引之說命述高宗諒陰弗言事而無逸篇昔在高宗一段又詳言之由是觀之卽湯征篇果有是文而虺誥太甲亦不妨徵述所謂數典不忘也但孟子引書亦實有增損其詞竄易其句者故同文異字往往層見疊出如一征易爲始征葛始易爲葛載望雲霓易爲望雨不止易爲弗止耕者易爲芸者其蘇易爲無罰此自其行文避雷同處原與尙書無涉若謂歸市數語爲僞者刪去則又不然禮經解引易曰君子慎始差若毫釐謬以千里今易無首一句緇衣引詩曰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國家以甯都邑以成庶民以生誰能秉國成不自爲正

正率勞百姓今詩無首五句是果誰僞造而刪去之哉大率古人臨文信乎掇拾隨意翦裁法因文立本無定例後儒不知故考古輒多齟齬僕故曰考據家須辨文體識文法非玩獵詞章之謂蓋必如是乃能得古書通變之由不至妄誣古人耳

案中附引詩燕民篇德輿如毛又引詩文王篇上天之載中間以毛猶有首合貫以詩云與此例同

某君謂辨是非須審義理辨眞僞須用考據然而考據不參以義理則眞僞亦不能確尙書經孔子所刪定刪其不當於理者耳余嘗讀百家所引尙書之文多踳駁不倫而四經論孟諸書所引獨義宏理正以其實主孔子刪定之本也彼周秦諸子皆高才博學尙未能擇焉必精而謂魏晉以下諸儒能補綴如此醇備乎乃本朝諸儒概置義理不講反引雜家逸文逸義據爲壁本所遺吾不知孔子所刪者當何語也試略舉之如墨子之小人見姦巧不言也發罪鈞呂覽之五世之廟可以觀怪萬夫之長可以生謀此何等語而謂爲孔子所刪存乎太史公曰

古文尙書析疑

卷一

十

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總之不離乎古文者近是正謂此種今諸儒徒事考據不審義理取聖人之所棄反執以誣聖經雖日詳訓詁所謂不揣其本而齊其末矣

某君曰孔疏云時已亡舜典一篇管末范衍爲解時已不得焉至齊蕭鸞建武四年姚方興於大航頭得而獻之譚者以爲孔安國之所注也釋文云吳姚方興采馬王之注造孔傳舜典一篇云於大航頭買得上之梁武時爲博士議曰孔敘稱誤合五篇皆文相承接所以致誤舜典首有曰若稽古伏生雖昏髦何容合之遂不行用夫指之曰造又經梁武之駁則以爲是安國所注者果誰主是議哉孔陸同時何所見不同若此品案各家所見不同當以是非實證定之梁武帝謂伏生不至誤合如顧命康王之誥則其所誤合者也陸氏不信二十八字不知此二十八字亦非姚方興所能僞造毛西河蓋嘗辨之矣其言曰阮孝緒七錄有粵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十二字在漢末有引用之者王延

壽靈光殿賦有云粵稽古帝漢祖宗濬哲欽明王粲七釋亦云濬哲文明允恭元塞此必孔傳舊本原有是文故彼此襲用之至宋書禮志引魏明帝時高堂隆建議改朔引尚書文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則亦先於方輿者毛氏所引證驗不一而足梁武不及深考而但按伏生今文以駁之陸德明主其說而謂方輿采馬王注以偽造至毛氏歷引漢魏以來之書本可無疑孫淵如猶執已見謂毛氏非釋其寃乃發其覆意以方輿采羣書爲之耳豈王延壽王粲阮孝緒高堂隆亦各僞造成文不謀而合邪其必不然矣孫氏眞衡言哉

某君又謂姚方輿上二十八字時使晉祕府果有古文梁武何難校其眞僞不知隋志所云有古文經文者爲晉世之祕府耳自晉至齊相去又百數十年晉世祕府之本未必果存但是時孔氏古文立學已久孔傳已大行於世家有其書非若晉世祕府之本僅存也然猶闕此二十八字梅賾上傳時亦不敢撰此二十八字而其舜典注必取資於王肅

古文尚書析疑

卷一

十一

范甯以補之則謂梅賾爲僞造孔傳者眞妄言也玩舜典文氣確是兩篇要不能憑空突起時梁武意主今文故仍以伏生之文駁之然二十八字之上於姚氏或當時另有別本並爲梅賾所不及見蓋姚方輿所上者二十八字之本非僅上此二十八字也及姚本不用不知存亡至隋而復購得此二十八字之本可見古文流傳民間私藏者甚眾不獨梅賾所上之一本也何得以時無祕府古文而或疑其僞也哉

某君曰漢書儒林傳云安國授都尉朝以及塗惲子眞後漢書賈逵父徽受古文尚書於塗惲則逵卽安國之第七傳弟子也品案受孔壁古文之傳者逵父賈徽耳賈雖幼傳父業而其學實不專守安國所傳賈逵傳云賈以夏侯尚書教授則是逵所習者猶今文也楊倫傳云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係杜林書本杜林傳林同郡賈逵爲之作訓則是逵所見者又有漆書古文也及肅宗好古文逵始數爲帝言古文尚書與經傳爾雅詰訓相應此乃孔壁之古文是逵一人而兼習今文又見兩古文也至

詔令撰歐陽大小夏侯尚書古文同異達集爲三卷或於兩古文當有辨別惜其書不傳末由證驗孔穎達疏剖析賈學不明致本朝諸儒徒見賈傳古文而不知賈所見古文有二遂將賈與鄭所注漆書之古文混爲其父賈徽所傳之古文而謂鄭康成與賈同受孔學矣夫漢世立學今文人人習之習今文而兼古文者賈逵而外則有倪寬歐陽生傳所謂事伏生以授倪寬寬又受業孔安國者也其餘則古文有見有不見授受之間不容稍混讀漢書而詳審其派別考定其源流則古文之來歷既明自不得因鄭氏而誣及梅氏矣

今又有攻古文不已並以采輯之例而誣及今文者如臧拜經謂擬以記之以下至敢不敬應七十四字史記不載馬鄭注不見斷爲尙書本無出魏晉人僞撰其略曰漢書敘傳時舉二字乃班固語作僞者橫截前史勦襲舊文陳壽撰駁之曰時舉傳納聽斷惟精采遠能邇輝耀威靈皆用虞夏書詞也時舉傳納聯綴今文爲句猶述武紀之疇咨熙

古文尚書析疑

卷一

十二

載文家常法耳何預僞手夫陳壽撰亦不信古文者也於古文則攻之於今文則護之其所引證之文若在今文則以爲梅賾所采而在今文則以爲後人引前渠胸中尙有公是非邪至臧氏因馬鄭偶未注及之語並今文而亦毀之則其設心已可見矣後之學者可恍然於其攻古文之故矣

書諸儒論古文尙書後寄某孝廉

凡攻人之僞必確得其證據以專定其主名之所在今考諸家攻古文者其所列證據皆以私臆附會實無確驗其旨約有數端焉一曰古文亡於永嘉之亂也考隋書經籍志晉祕府有古文尙書所亡者傳也非經也故梅賾得孔安國之傳上之後儒不深考因以爲梅氏僞造之據不知是時古文尙存何待梅氏之造且古文之授受不自梅賾始也其不足爲證據者一曰古文晚出之可疑也夫古文並非晚出特立於學官之稍晚耳蓋自古文出於孔壁孔安國上之遭巫蠱未行劉歆移書太常博士又爲諸儒所切齒既不得立學官於是私家各奉爲傳授之本而漢則都尉朝膠東庸生胡常轉相傳以至桑欽東漢則魯國孔僖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不絕子長彥季彥守其家業門徒數百人至魏則王肅亦見古文所注尙書多古文說至晉則鄭冲以授扶風蘇愉蘇愉以授天水梁柳梁柳以授皇甫謐據之以作帝王世紀梁柳又

古文尙書析疑

卷一

十三

以授臧曹臧曹乃以授汝南梅賾千載以下考其淵源相嬗不絕就使晉世祕府之本已亡而民間傳習之本固尙在也况祕府之本隋志並未言亡乎彼今文亦當日得自民間者並非中祕所有則民間傳習之本豈以立學稍晚遂指爲僞且立學稍晚者如左氏孟子大學等書不疑爲僞且有竟不立學而相傳至今者如老子莊子荀子呂氏春秋等書絕無授受而猶傳至今亦不疑爲僞何獨於古文而僞之况前漢平帝時立古文於學後漢肅宗時詔有受古文者予以官則古文之私習者當愈多及至南北朝孔鄭並行猶互有興廢至隋唐廢鄭立孔乃始孤行自漢至唐一脈流傳初無人稍有訾議其僞者隋唐大儒如劉鉉孔穎達陸德明輩皆博古通經朝代最近耳目最詳使稍有僞豈肯徵信彼宋元以下之耳目其不逮隋唐以上之耳目爲親也明矣隋唐之書不可信豈數千年以後浮游無根之言轉可信乎我朝諸儒去古日遠僅掇拾宋元餘論以作標準憑空臆決影響全無其不足爲證據

者二一曰古文多采輯傳記以成之也夫宋元明之疑古文疑其文辭之不類耳轉未及證以各傳記之所引也於是明人陳第爲古文引書證一篇以釋其疑本朝毛西河爲古文尙書冤詞案列傳記所引以補其缺凡皆以明古文之不僞也乃不謂攻古文者轉卽以此證爲古文之僞如閻百詩古文尙書疏證惠定宇古文尙書考王鳴盛古文尙書後案孫淵如尙書今古文注疏段玉裁古文撰異凡古文散見各傳記單詞雙義一一注作出典謂梅氏集腋以成裘不以爲後襲前而以爲前襲後至是而古文之冤始成然而無難辨也漢世張霸造僞百兩篇劉歆以中古文校之非是立黜其書而儒林傳卽載其采左氏傳書序爲作首尾篇或數簡文意淺陋使晉世有僞造古文如張霸者其時祕府古文尙存必有校而黜之指而摘之彰彰書諸史冊者乃求之晉史中而晉史無有也求之南北六朝史中而南北史無有也揆厥所由大抵本朝諸儒以其輯采遺書之例推而加之古人耳使彼果以采

古文尙書析疑

卷一

十四

輯僞爲當案各書原文而一一摭之不遺茲何以引孟子而有同不同引墨子而有引有不引且以彼書之詞而竄入此書以人人共見之書而故爲疏漏以授後人罅隙古人雖拙斷不至此蓋輯書與引書不同引書者但求達我之意故隨手掇拾容有參差輯書者方求堅人之信必極力搜羅期無舛漏以此推之其爲後襲前非前襲後也審矣况古文與今文同出漢世今文之散見各傳記及爲漢魏以來所徵采者何限試以此例施之於今文則今文亦僞矣且不獨今文也使以此例施之於易詩禮論孟各書則各書亦皆僞矣蓋先有一僞字橫於胸中求其左證而不得又見閻中陳氏西河毛氏旁引曲證無可置詞乃爲以矛刺盾之計卽就其所引證者甚其詞以誣之此求勝之私心非平情之公論其不足爲證據者三一日書有百篇何以左氏內外傳獨古文之咸在也謂左氏不能專讀梅氏二十五篇之古文必梅氏就其所而有而采之不知左氏亦不能專讀伏生二十八篇之今文何以只引今

文而百篇多不之及夫今文古文固均在百篇中也且不獨左氏也卽大學一書引虞誥者三引堯典者一引泰誓者一皆今文爲多古文止引太甲一篇而於百篇亦概不之及豈今文亦僞書邪今古文同在百篇中不以此僞今文何得獨以此僞古文邪其不足爲證據者四一日篇目之不符也漢書藝文志尙書古文經四十六卷注云五十七篇又云孔安國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師古曰孔安國序云凡五十九篇爲四十六卷承詔作傳引序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鄭元敘贊云後又亡其一篇故五十七據此則漢志與孔傳四十六卷之數兩書皆合而篇數則不合篇從卷出篇數既不合矣何以卷數之合邪夫孔序與漢志不合猶可言也乃班固既以古文經有四十六卷爲五十七篇則除二十九篇當注爲多二十八篇何以注爲多十六篇邪追經孔穎達敘出得多十六篇之故而桓譚新論又以爲多十八篇矣隋志且以爲十三卷十四卷矣總之卷是綱篇是目卷有一定篇目分

古文尙書析疑

卷一

十五

併不同彼此各有取義不能畫一是故同一論語也古論語有二十一篇而魯論語則有二十篇齊論語則有二十二篇同一孝經也顏芝所藏有十八章而長孫有閨門一章又有衍出二十二章不以此疑論語孝經之僞也四庫書目凡古人之書日久流傳篇卷皆不能歸一紙本且然何況竹帛其不足爲證據者五一日字句之有互異也夫異文異義各有師說易則孟荀贊不同詩則齊魯韓不同毛西河曰馬鄭同學竝無一字相合案馬鄭惟注一條同卽疏解亦無合處又曰賈氏漆書又與馬鄭本無一字相合夫賈馬鄭同受杜林古文之學而毛氏摘其異字至數十之多則梅氏孔壁之古文字有互異亦何足怪况由蝌蚪而改爲漢隸由漢隸而改爲唐之楷書偏旁點畫之間各有會意萬萬不能一致焉能比而同之邪其不足爲證據者六既無一端足爲證據猶有一定主名之可指猶可言也乃歷觀諸儒共不考晉書隋志者見梅賾上書則曰梅賾所造其見晉書隋志者知授受出於鄭沖則曰鄭沖所造

又見皇甫謐帝王世紀據五十八篇之古文則曰皇甫謐所造又見王肅注有古文說有舜典二十八字則曰王肅所造問其僞造之實徵於何書則仍茫然也不過後人懸揣之詞耳今執途人而語之曰爾盜也問其贓執則無有也問其姓名則不知也問何以見爲盜曰想當然莫須有雖執法如皋陶恐不能以之定爰書矣然而鑿空之談一唱而百和者則何也吾嘗推原其故矣大率墨守漢學之徒黨同伐異有妨於鄭康成之不見耳夫康成之不見有故漢人傳經最重家法彼既先受三家古文後受杜林漆本師承在是不暇旁及故雖有安國之書未立學官非其師說卽有聞知或卽付之不論何得以鄭注之偶遺遂指爲孔壁之有僞昔孔子與老氏同生於衰周莊子與孟子俱遊於梁惠其書之言未嘗相及後人未嘗以此疑其僞也何獨疑於古文而僞之乎夫古文一厄於秦火再格於巫蠱且沈且晦經數百年而其道始行是乃古聖在天之靈所默爲呵護以延此一一綫者諸儒卽各持一見攻

古文尙書析疑

卷一

十六

傳注可也攻序論可也奈何攻及於經夫攻至於經則天下無復可信之書而聖學由此絕矣

卷之二

古文尚書商是

尚書類聚初集

第二十八種